

论沈明臣《四明山游记》的艺术特色

张如安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沈明臣是晚明热衷于旅游的四明籍文人的代表,他在万历二年(1574)所创作的《四明山游记》,堪称其散文的代表作,该文是第一篇真正的四明山游记,作者以山水审美和旅游体验为本体,将审美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观赏那些奇伟险峻的景观上。景观描写的奇幻性、旅游感觉的奇险性、语言叙述的奇特性,构成了《四明山游记》的主要艺术特色。

关键词: 沈明臣;《四明山游记》;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6-0018-05

亲近自然山水是晚明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有的裹粮远游、长途跋涉去领略宇内的奇山异水,没有条件的也于近郊山水名胜中寻求慰藉,于是晚明的小品游记格外发达。应该注意的是,晚明有不少文人的山水旅游,正好走向了“归园田居”传统的反面一端,传统的以“游”来实现人生价值,转变为“游”本身就是价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宁波文人的漫游亦渐成风气。屠本峻《与王百谷》书中曾说:“仆僻处海滨,朋俦或寡,间有一二同志之士,然而往往遨游燕赵秦楚之间,踪迹靡定。”^[1](卷50)]又《与张东沙》言自己曾:“裹三月粮,跟踪走数千里,泛长江,渡黄河,浮淮泗而上,观波涛之灏。”^[1](卷50)]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晚明宁波文人所崇尚的漫游之风,由此甬上文人的游记创作也走向兴盛。

沈明臣(1518-1595)堪称晚明热衷于旅游的四明籍文人的代表。沈字嘉则,鄞县栎社沈家(石碛街道栎社星光村)人。他一生好游善游,可以说不断出游是他生活的常态,如其在《四明山游记》中所说:“尝走吴、楚、闽、粤间,凡佳山水处,率谋裹粮游。”沈明臣不但游踪广阔,游兴盎然,还善于创作游记散文。一般而言,乡中山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们的美处,沈明臣则不同,他曾约同门生汪礼约(长文)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畅游了四明山,行程二百七十余里,历时十多天。他从大雷入山,逾错愕岭后,登柿岭,进仗锡,过大俞,登石窗,又折回至仗锡寺,往南进入奉化,观徐鳧、雪窦,下至溪口,过北渡而还家。这次游历,他创作出了《四明山长句》等数首诗歌,又创作了一篇长达近5000言的散文《四明山游记》,堪称其散文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历代纪游文学作品中的佳作名篇。

沈明臣《四明山游记》收录于黄宗羲的《四明山志》卷八,亦见于《栎社沈氏宗谱》卷二十三。四明山虽然被道家誉为第九洞天,但历代文人畅游四明山的比较少见,原因就在于其奇险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文人旅游的一大障碍。诚如徐时进《罗浮副墨序》所说:“余从明州入四明奥区三百里而遥,其径仄县,而不可以篮筭,晋康乐、兴公诸好事率登雁宕、天台、华顶,罕为四明纪游者。”^[2](卷3)]虽然,在自汉至宋,出现过几篇《四明山记》,但都已失传,从残存的文字推断,它们很可能属于地志之体。元代邓牧有《雪窦游志》、明代沈恺和李濂均有《游雪窦山记》,但他们仅仅游赏了四明群山的一个角落。若着眼于广阔的地理范围,从严格意义上说,明代沈明臣创作的《四明山游记》,才

收稿日期:2009-08-20

基金项目:宁波市旅游会展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Jd070636);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07JDZ04N)。

作者简介:张如安(1963-),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可算是第一篇真正的四明山游记。这篇散文的叙述结构是以时间为顺序，山径为主线，缕述了十余天的游踪所及浙东名山的山景水貌、名胜古迹、人文神话、山野村居。这篇散文的叙述结构残留有传统的日记体痕迹，其叙事采用概述与场景描写的反复交替模式，自然地形成张弛有致、波澜起伏的节律。概述一般用来扫视那些不值得花费很多笔墨的时间和行程区域，作者已经弱化了“排日行程”的刻板模式，而将主要内容集中到记叙山水景物中来，并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文采斐然。细细地品味，沈明臣《四明山游记》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景观描写的奇幻性

沈明臣此次的四明山之游，其所创作的散文与诗歌有着非常不同的价值取向。《四明山长句》大量运用道教故实，映现出强烈的企慕仙道的情怀，而《四明山游记》则极大地淡化了宗教情趣，以山水审美和旅游体验为本体，将审美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观赏那些奇伟险峻的景观上，显示了作者以表现奇伟险峻为美的山水审美取向。友人余寅曾在《四明山游籍序》中说：“天以险故胜，人以险故得尽胜，其斯然邪？”^{[31]（卷8）}这已与后人所谓那最险最奇处正是山川奥秘之所在的游戏观相一致，正替沈明臣道出了喜欢赏奇的旅游心理。从游径上看，沈明臣从大雷山起游，这一路径选择既出于大雷山乃其徒汪氏世居所在地，易于结伴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审美心理上的原因，即以逐奇探险为主要目的。正如余寅《跋四明山游籍》所说：“四明山不难游，难在从大雷入。沈嘉则之与其徒长文者之游四明山也，从大雷入矣。往王新建（案，即王守仁）游四明，从余姚入。从奉化入稍夷。从上虞入则又夷，从余姚与上虞等，而大雷最不夷。莫从大雷，莫睹所谓大兰、错愕诸胜。……嘉则为余言，未至四明五十里，从版障望大兰，四明大观了了矣。顾莫得所谓四窗者，即王新建亦莫克睹也，而嘉则与其徒，披莽抉路，取于必得，快意当前，篇题颇恣，诡陵汛迈，磅礴厥辞，然止矣观四窗矣。”^{[4]（卷19）}可见沈明臣有意选择从大雷山进入的路径，正贯注了一种从他人踪迹不到处贪奇赏胜的旅游价值观，此行自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险阻，伴随着一定的危险性，但同时旅游的价值也体现得最为充分，表现在作者在对山水描述和涂染中，往往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惊奇感。《四明山游记》的情感取向，主要是藉由登游历程的进展，面对见所未见的大自然的种种奇境，表达其逾险逾胜的惊奇之感及一次次的心灵悸动，它所书写的内容确实实是以旅游为本位，并无涉于唐宋游记散文常见的理性意蕴，也不像后来的《徐霞客游记》那样带有科学探索的色彩。

在明代文坛上，沈明臣称得上是一个兀傲独立的奇人，凡奇人必喜欢追逐奇境，不会满足于平凡的表象。奇境不仅仅是奇人生存、活动的环境，不仅仅是一种背景，一种烘托，它本身也具有独立存在的审美意义，是构成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四明山游记》将四明山的奇境一一收在篇中，其所表现的奇境，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作者常常借助经历之奇来表现景物之奇，而其构造奇境的内在生命在于景真、物真，而非诗人驰骋主观想象凭空创造或故意涉奇猎怪的产物。

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追求奇境而又不失真实。作者借鉴了前人模山范水的审美经验，能够直接把握山水的特点和性质，描绘出物象的真实面貌。他没有给山水涂上神秘的色彩，只是据景直书，所用的手法主要是形容和象形描绘。唐宋游记文的景物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刻意安排成的状态，是为理性的主题服务的，从而大大简化了景物美感所带来的丰富感受。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则不然，景物并不是预设的理性的具象化安排，而是处处呈现为一种审美的发现。随着游踪的展开，四明山水本身生动而富有变化的内涵之美，逐次呈现出来，作者心摹手追，随色象类，移步换形，状景真切。他对许多景点的琐细描绘，体现了唯实求真、务本履信的内在精神。如他考察四窗岩之奇，描述云：“中岫稍深丈，阔如之，中卧一石，隔为两岫。乃俯首入，躬曲不伸，出厂口伸。右岫仅容卧一二人者，左岫容三四人卧。”根据民间传说，四窗岩过去的洞穴又高又深，里面有三石分隔成四洞，大洞可容40余人，可聚会煮食。清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山川》也有记载：“南有石室，高五丈，深倍之，广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为四。”而今实查，洞高仅2米左右，深约3米，宽约20米。人到里面身体根本无法伸展。有人据此前后对比，推断四窗岩的地质还在变化，洞

穴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事实上,明代万历二年,沈明臣考察四窗岩,称只能“俯首入,躬曲不伸”,左右两穴只能“卧”数人,这是首次对四窗洞穴内部大小所作出的最真实的描绘,足以击破民间传说及光绪《余姚县志》记载的虚妄,由此我们实在无法得出四窗岩洞穴有不断缩小的趋势的结论。

沈明臣《四明山游记》在对自然风景的描绘上,不仅真,而且美,文字书写带有强烈的审美化特色。沈明臣描摹的景物,并非没有选择,作者必然按照审美喜好选择相应的景物。行经在四明山径中,最吸引作者眼球的是,无疑是那些动景,他所观赏的奇景,也富有动势。如逾干岭西行,“一大溪东注,迂回不知几折,石齿齿离立,水穿罅中行,若游龙走虬,杂以杜蘅、兰蕙、菖蒲、射干之属。”作者描写大溪,将其想像成“若游龙走虬”,则所杂之物不只是香草而已,更是起到了装饰游龙的作用。即便是静止的物体,也可以让它活起来。如“阙外青峰屹起,若芙蓉扑翠,是为小晦山。”一个“扑”字,写出了奇妙的错觉。对于怪石的形相,描摹的手法灵动多变,或拟其动作神态,或比喻夸张,使那些无生命的静物也具有飞动之美。沈明臣还把主体精神渗入到客观对象中,将山水泉石性格化,在山水的动态中,展示了激荡着的不可阻遏的生命与力量。如云:“始知前大溪源出此岭之西,万峰千壑,若惊涛怒浪,拥翠而来。”这里,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将声音与色彩、气势与力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图画。作者在大量描叙雷轰电激、惊魂动魄的景观外,又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些花明草媚的场景,笔调舒缓悠扬,使行文的节奏不致单一、滞闷,做到了壮美与优美相济。无论怎样,沈明臣总爱把四明山水当作美的有生命的对象,写山川的走向、气势、色彩美,写心驰神往的感觉,无不达到了景实情真的地步。

沈明臣在写实的基础上穿插想象的情节动作,还常出之以梦幻的笔调以渲染气氛,营造奇幻的境象。这里的“幻”不是出于主观的虚构,而是当下心理感觉的一种巧妙传达。四明山间有各种奇岩怪石和瀑布喷泉,沈明臣做了真切而独到的描绘。如:“千丈岩瀑亦视徐皐岩,而下深过之半。石忽作盘,仰承瀑,碎击而玉屑飞,声吼空谷,不雨而雷,日光荡射,恍恍电。”不仅传达出其震撼力,而且由“声”而“雷”,由“雷”而“电”,从声幻到光幻,虚虚实实,奇诡尽致,观之令人魂消魄夺。再如对四明山间野烧的描绘也十分独特:“时野烧满谷,白烟起苍霭中,望之茫茫然若涨海也。”不但让人感受到山区烧畲习俗的存在,而且出之以幻视笔墨,对人工造成的烟云之景进行想像式渲染,艺术笔法同样是既真而幻的。

二、旅游感觉的奇险性

传统的日记体游记多喜考证,填塞着大量的人文知识。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弱化了对史实的考证性叙述。他不太关心名物的历史真实性,如写到从斤岭远望,“冈脊平衍,约可三四十里,云兴霞蔚”,于是有了“岂《志》所谓过云者邪”的猜测,那里到底是不是过云,他并没有引述文献进行考证,只使用一个问句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已。因此,在整篇的叙述中,沈明臣很少援引典籍,对景点进行考证,他把叙述的重点放在景物及其旅游感觉和体验之上。

融旅游的情感于奇险的体验之中,这无疑是《四明山游记》的一大艺术特点。传统的游记散文,不但景物呈现较强的理性色彩,而且情感极为收敛,情感的个人特征较为浅淡。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则不然,不但景真,而且情真,这种情不再是唐宋游记中常见的道德化情感,而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体验下所呈现的个性化存在。作者生动地记录了在探险旅游的过程中的种种体验,而其惊心动魄的历险赏奇的审美体验,则是其旅游过程中所达到的高峰体验。这是“因为远游者既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游,而是径以游为理想,游便愈远愈好,愈奇愈妙。愈奇愈妙,愈能显示出游的价值”。^{[51] (395)} 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正好写出了“愈奇愈妙”的游的价值。因此,自然山水的奇险的面貌,与旅游观赏者的惊奇的审美情感是相对应的。因为逐奇,他获得了许多非同一般的旅游体验。如云:“又逾苦竹岭,行二三十里,见所谓大兰山者,若屏障然。而所行二三十里,路皆在冈岭之颠,险巖者四五里,腰山而路,高者出云上,四面峰矗起,下而壑者万寻,色赭而童,视之黠黑深渊,中斗绝若锅釜然,行者趾错锅际,心悸目眩,如履九折之阪,不能举足。乃诚汪生闭目定神,听舆

人,不语,徐度乃济。”诸如此类的旅游探险的生死体验,在他之前的游记中还是较少看到的。最为典型的是以下一段文字:

溪上,即又岭行,殆未十里,日没矣。是日蒸热若长夏,天朗朗霁,忽阴云一缕起日下,即大风震荡,山谷响应,若雷霆怒击,云涌出南走,倾刻翳六合。云黑如靛,野烧出山顶,状若列缺,光闪闪烁人,亦一奇观。與疾走,首不及数回,咫尺不辨人马。與人惧,奔逸趣投仗锡寺,雨阁不下。仅入门,大雨澍,人皆云龙起耳。明旦,人从谷口来者云:江海覆舟以十数,溺死者如之,俱山中人操舴艋出定海者,箴工耳。暮入寺时,三四僧出,迎客雨中。然枯竹,风蓼蓼在树,万窍怒号,竹光死,堂户皆震动。酒数行,雨罢乃止。

这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一方面恐惧于迅猛袭来的大风雨的威力,奔逸趣投,狼狈之极,另一方面,在危险袭来之时仍俯仰顾盼,不忘赞叹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而这种冒死探险、不避危难,越危险处越可欣赏到当下真正的天地之大“奇观”,正体现了游道之一端;而入寺之后,则着力于渲染飓风的威力,“怒号”、“死”、“震动”,场景之恐怖,令人寒凛颤栗,而屋中人却饮酒自若。这里,复杂的情绪与变幻的声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奇诡恐怖的境界,而插入明旦人云数句,交代飓风带来的灾难,反过来更强化了当下死亡的恐惧感。在古代艺术作品中,象沈明臣那样如此生动具体地描写浙东飓风肆虐景象的,极为少见。一般而言,在旅游过程中,“愈是奇绝的旅途,愈是九死一生的经历,愈能表现出游的价值”,^{[5] (397)}沈明臣显然是深谙此理的,故其用笔特在冒险涉奇、死生可忘处,从而宣示了一种超绝流俗的精神快感。作者对罕见的深幽奇险之美的赞叹之情,全在直叙情景中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三、语言叙述的奇特性

沈明臣生活的时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秦汉派散文风行一时,沈明臣的散文亦受此影响,读过沈文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沈嘉则诗选序》中说:“其于文益奇,有秦汉风。”^{[6] (卷40)}如此,我们或可将沈明臣散文归入秦汉派的阵营,但他创作的《四明山游记》,却以奇特的语言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该派散文的别一标本。

秦汉派的散文以慕奇好古的面目出现,是以冲刷明初以来流行的崇理黜情、啾缓萎弱的宋文为目标的。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节奏舒缓,从容委曲,体现出“与载道的写作宗旨密切相关的写作者谨重内敛的人格姿态”。^{[7] (42)}唐宋古文的语言组织形式,以四六句为基调,形成从容不迫的舒缓语气,和抑扬顿挫的固定节奏。秦汉派则不然,力求古奥,故语多诘屈,读来艰涩生硬,诵不顺口,明显不受抑扬顿挫的固定节奏的束缚,有时还夹杂着很多奇字僻词。沈明臣的《四明山游记》,也运用了不少奇字僻词,但总的说来,不以险怪诘屈为尚,显得生新而不艰涩。清初李邕嗣说:“余间读先生所为序、传、记数篇,其文原本班马,叙事有法,不作同时诘曲语,可谓卓然大家。”^{[8] (卷21)}我们从《四明山游记》中获得的阅读印象,也可从李邕嗣对沈文的总体评述中得到印证。沈明臣的散文既然与其他崇尚诘屈的秦汉派散文有别,那么他又是通过采取什么样的写作策略而达至“秦汉风”的呢?

秦汉派的散文病在如临古帖,摹辞拟法,句式往往“奇雅而寡变”。^[9]沈明臣《四明山游记》的句法与之相比则灵动多了。如“若”字的连串用法,在传统古文中因为追求偶对,句法较为单调,但沈明臣则竭尽变化之能事,他写道:“山颠石皆林立峭拔,列若屏者,挺若笋者,若兽而奔者,若鸟而翔者,龙而偃蹇若者,虬而盘旋若者,若洼者作坎,若柱者作突,若梁者作横,若袖者作舞,若手者作伸,若圭者可执,若刀者可割,人而若僧者,女而若鬢者,壁立而去尺许,复壁立而起,若钜斧劈者,不可枚数。山下巨溪南绕,溪中石亦大小错。高涧飞泉,蛇行而下,若雷,若风,若磬,若钟,若筇,若簏,若笙,若镛,若击,右崩,若扣,若撞,使人目不及瞬,耳不及审。”这一连串的“若”字,位置或在前,或在中,或在后,字数则以二至六字为一逗,句式变化殊态,令人眼花缭乱。再就时空结构而论,《四明山游记》的叙述顺序虽然以线性为主,但并不呆板,而是有所变化。

如写到大雷尖时,暂时中断线性叙述,对大雷尖做出简单的介绍。审视焦点的多变,加强了作品的灵动之感。

从语言词汇发展史的角度看,先秦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后来单音节词逐渐双音化,产生了大批的双音节词,西汉末至东汉前期,汉语双音节词大规模形成,而大批的双音节词的产生也是汉语“整齐化”的一种表现。沈明臣《四明山游记》之所以有秦汉风,就语言层面观察,就是反唐宋古文的双音节语言系统,在叙述策略上自觉地向先秦之文的语言组织靠拢,有意识地大量使用单音节词。如云:“下岭而稍北折西,一溪凡两渡。北山之麓曰小皎溪,上有斋堂庙,庙额为张即之书,不知事何鬼,像塑出宋人手。小皎村尽,表石界余姚,为龚村,为石坛,为斤岭。而小皎一支南入为蒜坑。小庵一,僧一,行者一,午炊而去。”这段话中除了地名外很少有双音节词,它以单音节词为主要构词模式。《四明山游记》中,三字句和五字句出现频率很高,三字句和五字句的内部构造,则尽可能地降低双音节词的出现频率,相应地打破了唐宋古文以四六为基调而形成的雍容不迫的语气。该文于三字句的组合,如果出现双音节词,则尽可能采用“一二式”组合,形成一种拗口的语调。《四明山游记》中的四字句为数不少,但也较少采用整齐匀称的“二二式”组合,如写四窗岩中所见云:“石五色错,仰视若网状。乱石珠缀,大者鼓如,中者斗如,小者丸如,细者粒如。”作者由奇句为主、偶句为副组织起若干句群,打破了唐宋古文以四六为基本骨架的语言叙述范式,几乎瓦解了作品的节律。《四明山游记》正是通过打破传统古文的韵律化特征,来营造奇险之美的。当然,《四明山游记》有意追求句式的奇奥,也带来了一些语病,如“客汪生三日”之类并不甚通的句子亦偶有可见,这恐怕是追求奇奥文风所付出的代价了。

参考文献

- [1] 凌迪知. 名公翰藻[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2] 徐时进. 吸墨亭集[M]. 四库禁毁丛刊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 [3] 黄宗羲. 四明山志[M]. 四明丛书本.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
- [4] 余寅. 农丈人集[M]. 四库存目丛书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5] 龚鹏程. 晚明思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6] 王世贞. 弇州续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 [7] 徐艳. 晚明小品文体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
- [8] 胡文学. 甬上耆旧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 [9] 王世贞. 艺苑卮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87.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Travel Note of the Siming Mountains* by Shen Mingchen

ZHANG R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Shen Mingchen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Siming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keen on travelling. *The Siming Mountains Travel Notes*, written in 1574, is a masterpiece of his proses. This works, the first real travel note of the Siming Mountains, with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ravel experience as the subject, focuses its aesthetic attention on the grandeur of the scenery. The fantastic description of grandiose scenery and adventurous travels, as well as its odd narrative language constitute the major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Siming Mountains Travel Notes*.

Key Words: Shen Mingchen; *the Siming Mountains Travel Notes*; artistic features

(责任编辑 李亮伟)